

海上文学 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朱瘦菊 卷下

上海文艺出版社

030

030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袁 进 编 [朱瘦菊 卷下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 30, 朱瘦菊卷. 下/徐俊西主编; 袁进编.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321-3588-2

I. ①海… II. ①徐…②袁… III. ①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②章回小说-中国-近代 IV. ①I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68416 号

总 统 筹: 郑宗培

统 筹: 曹元勇 赵南荣

责任编辑: 邢庆祥

装帧设计: 袁银昌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30

朱瘦菊 卷下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 主持

徐俊西 主编 袁 进 编

出版、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绍兴路 74 号)

电子信箱: 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 www.slcm.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1.25 插页 5 字数 507,000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88-2/I·2742 定价: 119.00 元 (共二卷)

目 录

第五十一回

运慧剑一怒断情丝 惹邪魔联床追往事…………… 639

第五十二回

新剧家滔天罪孽 男堂子盖世奇闻 …………… 652

第五十三回

老糊涂回回钻圈套 小滑头处处骗金钱…………… 665

第五十四回

一溜烟金钱飞去 两面光美色诱来 …………… 679

第五十五回

逞变诈覆雨翻云 善逢迎依草附木 …………… 692

第五十六回

调虎离山果真多智 引狼入室何苦劳心…………… 705

第五十七回

进密告意中人来 写绝据心头肉去 …………… 719

第五十八回

叙年兴群雌开赌局 表心迹众婢请圆光…………… 731

第五十九回

贼姑爷空伸三只手 痴女子徒伤一片心·····	744
第六十回	
吞生烟计穷力竭 放野火魄散魂飞·····	756
第六十一回	
钻脚路夤夜访权门 显手段凌晨施骗局·····	769
第六十二回	
破镜难圆阴阳怪气 坠欢易拾名利关头·····	782
第六十三回	
了夙孽债赎三生 享遗财蓑披一件·····	794
第六十四回	
出奇谋保险纵火 演迷信花会求金·····	807
第六十五回	
贤宾主三更决妙策 小伙计半语触霉头·····	821
第六十六回	
瓦老爷无心落圈套 傻学徒信口泄真情·····	834
第六十七回	
为虎张孔方作祟 伤人命祝融肆虐·····	847
第六十八回	
化险为夷钱神得力 顾名思义股东无权·····	860
第六十九回	
富贵由天金易得 死生在数命难逃·····	874
第七十回	
好伙计独享利权 贤昆仲大闹意见·····	888
第七十一回	
彰报应流离苦妻女 显神通牵合野鸳鸯·····	902
第七十二回	
守财奴闭门订家法 失贞妇背里觅生涯·····	915

第七十三回

咸肉庄官僚托足 鲜果铺学士埋头 928

第七十四回

染毒疮小偿风流债 播丑声大貽名教羞 941

第七十五回

惹祸遭殃怪态百出 增荣益誉异想天开 955

第七十六回

取道尹棋输一着 复帝制语妙双关 968

第七十七回

感前尘暗吞一掬泪 掀醋罐枉吃五分头 982

第七十八回

孽海猛回清绮障 春江小住扫情魔 995

第七十九回

贩私土诡迹张黑幕 充完璧妙术泛红潮 1008

第八十回

远虑深谋雄心扫地 拈花惹草色胆包天 1022

第八十一回

辣手段游子还乡 硬心肠萧郎陌路 1036

第八十二回

夸旧游当筵论因果 结新知背地设机关 1050

第八十三回

计出万全迷龙有阵 功亏一篑缚虎何人 1063

第八十四回

燕子窠下场怜贱妓 虎狼窟历劫叹贫娃 1077

第八十五回

强中强乖人受骗 冤里冤小婢遭殃 1090

第八十六回

一封信险破财奴胆 八百金顿迷穷汉心	1103
第八十七回	
传机密属垣有耳 避侦探伺隙何人	1116
第八十八回	
甘言易入弱女移家 孽报难逃恶奴结局	1129
第八十九回	
藏头露尾莫测妖狐 侠骨冰心决除害马	1143
第九十回	
设陷阱疑云障雨 泄命案远走高飞	1156
第九十一回	
作恶人难逃法网 可怜女大受折磨	1169
第九十二回	
上公堂奶奶求救 抄小路太太遭疑	1182
第九十三回	
中葺难言懦夫泄愤 下堂求去荡妇无情	1195
第九十四回	
收覆水负荆登门 避后患运筹帷幄	1208
第九十五回	
天理循环请君入瓮 人心叵测纵虎归山	1221
第九十六回	
玉镜台前遭白眼 流苏帐底进红丸	1234
第九十七回	
祸生肘腋醋海兴波 病入膏肓情场结局	1248
第九十八回	
请名医何期滑脚 酬月老不惜缠头	1261
第九十九回	
匿私赅虔婆工谋 啖余桃优伶中计	1274

第一百回

变起家庭证恶果 潮翻歇浦结新书	1287
-----------------------	------

编后记	1300
-----------	------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总目	1303
--------------------	------

第五十一回

运慧剑一怒断情丝 惹邪魔联床追往事

前书说到无双的梳头娘姨，奉命往旅馆中探望美士，恰值美士和那东洋妇人并头合卧在被窝中，给那娘姨一览无余，美士吃惊非小。讲到美士虽然很盼望无双的人来，但他颇不愿意将带着个外国妇人一段事给无双知道，惹她吃醋。偏偏无巧不巧，两人同床睡着，被梳头娘姨看见。将来虽有百口，亦难分辩，自然万分着急。只恨床上没个窟窿儿，好把那妇人塞了进去，掩过痕迹。不由得面涨通红，在被窝中穿好衣服，坐起身，向娘姨点了点头说：“你来得好早，可是奶奶派你来的？”娘姨笑了一笑，连嘲带讽的说道：“自然是奶奶派我来的。我们底下人，主人有命，哪顾什么早夜。若知你少爷还睡着，我该迟一刻儿来，免得惊醒你的好梦了。”美士笑道：“说哪里话，我此时本要起来了。你请坐一会呢。”说着，趿上皮鞋，把一件半旧棉袍披在身上，才一下床，即忙将帐子放下。娘姨早见床上还睡着个东洋妇人，却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一般，问他几时到的。美士回说：“昨儿才到。你家奶奶身子可健？”娘姨道：“她本来身子很健，这几月来，却弱了不少。其实也是她自己看不破的不好。她以为自己把一片真心待人，别人却不把良心放在腔子里回报她，离了眼前，连纸片儿都不给她一张，心中烦恼得了不得，就这样把身子闷坏了。”美士听她言中有刺，也就皱一皱眉头说：“果然可怜。我到了东洋，本想立刻写信给她的，皆因水土不

服,上岸就害病,直到如今才略略好些。病中不能执笔,因此未曾写信,累你奶奶牵挂。你去对她说,她在那里想我,我也在这里想她,连梦也不知做了多少回。苦的是我和她两人的心事,告诉不得人,自己不能动笔,只可不写信了。今儿听你这般一说,委实令我抱歉得很呢。”娘姨听说,对美士斜看了一眼,扑嗤一笑,道:“吴少爷说出笑话来了。我说我家奶奶怀恨一个人没良心,她也没告诉我名字。或者说的是自己老爷,常宿在卡德路公馆中,连字条儿都不肯写一张回来通知,累她等到半夜三更,孤眠独宿,以致闷坏身子,何尝指明是你。况她是奶奶身分,老爷待她不善,故此心中抑郁,说来还在理上。像你不过是朋友交情,有信也罢,没信也罢。我倒没听见她提起你吴少爷,你吴少爷因何这般聪明,一猜就猜到我家奶奶牵记着你,还做了这许多梦。不知你梦中是否听见我家奶奶告诉你牵记着你呢。”这几句话把美士钝得日月无光,红着脸半晌开口不出,只说:“姆姆你休同我打哈哈了,我讲的是真话。昨儿我船拢码头,本打算就到爱而近路来望你家奶奶,只恐你们老爷在家,被他瞥见,惹出乱子,故此先落客栈,再托阿珊到你奶奶处报信。无论她记得我记不得我,我自己问心无愧,没一刻不想着她就是了。”娘姨本没知道还有阿珊报信这一句话,无双匆促中也没告诉她明白,她还道美士直接和无双通的信。此时闻他自己说出,不由的震骇失次,说:“这话怎讲?什么阿珊,可就是那包打听阿珊?他乃是我们老爷心腹!从前捉破你们德安里小房子的就是他,后来到新剧社来拿你的也是他。你为何不托张三,不托李四,偏偏托了他这个对头!难道还愁老爷不晓得你回来,有心出出风头?从前我给你的住址,至今不曾搬场。你为甚么不到那里去送信呢?”美士当初虽然收到这娘姨的住址,连同无双的小照、金叶,包在一起。后来将金叶兑钱花用,小照已不知丢在何方,住址更不消说得,心坎中完全忘掉从前有这一段事儿。现在听她提起,还隐约有些记得,忙说:“你的地址我虽然知道,不过我上岸时带着行李,往来颇为不便,故此不得不先落客栈。讲到阿珊是你家老爷心

腹,我也知道。其奈一到此地,就和他遇见,也不是我自己寻他的。他问我可曾见过奶奶,我回他不曾,他自己情愿替我报信。这件事由不得我做主,怎能怪我冒失?”娘姨听他言之成理,也不能再抱怨他,随说:“你现在找我家奶奶,又有什么事呢?”美士道:“一则多时未见她,心中十分牵挂,想和她会一会;二则我在东洋患了病,请医吃药,把带去的钱花费尽了,没奈何只得回上海来,连零用钱都没有,暂时请你奶奶帮我百十块钱的忙,待我日后找到了事,再慢慢的拨还她便了。”

娘姨听说,暗骂:“该死!你这人怎么这般不争气,果然不出我家奶奶所料。但奶奶教我骂他,我也犯不着同他结什么冤家,只消含糊答应他就是。”当下带笑点头道:“原来如此,我回去对奶奶说了,再给你回音罢。”美士大喜称谢。娘姨又道:“奶奶还教我问你,在东洋可曾进学堂读书?”美士一想:“我临行时,无双原劝我入学堂读书的。若老实回答不读书,岂不被她怪我不听她教训?将来就不肯借钱给我,关系很大。”只得仍说谎话道:“自然进学堂读书的。你回去告诉奶奶,若不是半途害病,将盘费用完,我还得待毕了业回来呢。”娘姨一听,暗想:“适才你说上岸就病,此时又说半途害病。况你既有精神入学堂读书,缘何没气力提笔写信?说的话前言不搭后语,又被我奶奶料个正着。咳!新剧家啊新剧家,你计策虽高,可知我奶奶也是女中诸葛!当年虽然被你迷惑,人你牢笼,现在已看破你的行径,决不再上你的当了。适才对答的一片话,已足够我回家报告资料。也犯不着和你再多搭言语,丢了工夫听鬼话,教人头脑发涨。”因即辞了美士,回转倪公馆,将耳闻目见一切情形,和盘告诉了无双,更插入自己许多谈判,无非说美士丧良心,对不住你奶奶。这几句话不啻火上添油,把无双气得面色发青,牙床打战,气吁吁的对娘姨道:“别的我都不恨他,说谎原是他的惯技,不肯入学堂读书,也是他下流人不肯学好的本性。惟有从前他动身时,我不是教你传言叮嘱他,东洋地方有班下处女人,不可同她兜搭?他竟连这一句话都不肯听我,甚至将这女人带

回上海来，还叫我这里的人前去观看。他以为相与了外国女人，显焕得很，竟不想我从前叮嘱他的什么话。他如此行为，还要向我借钱，莫说我现在没钱，就是我钱多得没用处了，也宁可拿去做好事赈济饥寒，决不愿意给这混账拆白党一个沙壳子。娘姨，你赶快替我到旅馆中对他说，教他休得做梦。从那天起头，我和他早已恩断义绝，譬如重投了人身，呷过孟婆汤，前世的事一概不记得。他这回来寻我，本是多此一举，我派你前去，也算了却一桩夙债。从今以后，我不认得他，他也不必再认得我。如他再要来和我缠不清楚的话，哼！娘姨，你老实告诉他，这桩事横竖我家老爷也知道，我也不怕他，就教他出场，看他在租界上可有办一个新剧家的能力没有！到那时莫怪我反面无情便了。”说罢，连催娘姨快去。娘姨笑道：“奶奶犯不着这般性急，既然预备不理他，何必再给他什么回音，丢他一旁就是。”无双顿足道：“你莫偷懒，我教你去，你一定要去的。该多少车钱，少停向我总算便了，难道我还少你几个车钱吗？”娘姨见她发怒，不敢不依，连连答应着出来，又到旅馆中找寻美士。

这时候美士已催那妇人起身，设法命茶房陪她往虹口东洋饭店早膳，自己一个人坐在房中暗想，要是这时候无双的娘姨来就好了。一念及此，果见娘姨推门进来。美士见她来得这般快，以为无双一定答应了他的要求，故而立刻打发娘姨送洋钱来，不由的心花怒放。慌忙起身让那娘姨坐下，赔笑说：“姆妈来了，奶奶有什么话说？”娘姨见美士满面孔高兴神气，不觉暗暗好笑，心想：“他既这般有兴，我不免戏弄他一戏弄。”随也装作满面笑容，坐下捶着腿道：“我为你们跑得腿也酸了，你把什么谢谢我？”美士笑道：“自然重重谢你。难道姆妈来往不坐车么？”娘姨道：“车固然坐的，不过第一趟的车钱还没有着落，所以第二趟不得不拚着两条腿跑了。”美士忙道：“姆妈你何不早说？我这里贴你一块钱车钱罢。”说时即在阿珊给他的二十块钱里头抽一块塞在娘姨手内。娘姨一想：“他的钱横竖哄骗来的，我这块钱落得赚他。”也就并不客气，

接来揣在怀里。歇了一会，才说：“奶奶说的话很多，你愿意听么？”美士笑道：“哪有不愿听之理！别的不打紧，请问你，我向她说过的话儿有没有……”娘姨笑道：“你既愿意听她的说话，此时且慢提那话儿这话儿，让我先把奶奶讲的话告诉你听。她说你动身之后，时常牵记着你，只恨不晓得你的住处，未能写一封信来问候你，你为何不写信给她？”美士道：“这是因我害病之故，适才已告诉你了，你可曾对她说吗？”娘姨道：“我也把你说的话转告诉她听了，她说，你既然病重，至于不能动笔写信，又何以能入学读书？问你这学堂是否附设在病院中的，不知叫甚名目？”美士听了，暗道：“阿哟！这句话我适才并没照顾前后，却被她挑了个眼去。”一时张口结舌，回答不出。娘姨微微一笑，又道：“奶奶还教我问你，从前你在上海的时候，还没娶少奶奶，这回到东洋娶了亲，为甚不下张请帖儿，请我家奶奶呷一盅喜酒，难道这点儿交情都够不上吗？”美士闻言，不觉跳将起来，道：“此话怎说？我并不曾告诉你在东洋娶亲，况我委实也没在东洋娶亲。你为何无缘无故冤枉我这件事？”娘姨笑道：“你少爷既然没在东洋娶亲，刚才我来的时候，陪你一被窝睡的那个东洋妇人是谁？这是我亲眼目睹的，并没冤枉你啊！”美士听了，不禁又面红耳赤，无言可答。娘姨又道：“奶奶说的，她在你临走的时候，曾教我千叮万嘱，劝你到了东洋，必须要入学堂读书，努力向上；更教你不可和下处女人相搭。这几句话大约你还没有忘记。你为何一句都不听她，在东洋非但不肯读书，还将银钱浪掷，弄得一塌糊涂回来，诈说害病，这些话如何蒙得了她？”说罢又道：“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相与了这外国女人，还将她带回上海，给她观看。我奶奶和你有甚仇恨，你公然学那诸葛亮三气周瑜的故事，想气杀她。问你可对得住天地！亏你还开得出这张嘴，向她借钱。她说，有钱宁可做好事赈济饥寒，决不给你分毫。劝你早些休了这条念头。从今以后，你也不必再去寻她，她也永不再来理你，彼此一刀两断。若你自不知趣，还想去惹她的话，她可要告诉老爷，重重办你吃几年官司，教你须要小心着。”说

罢，也不等他开口，大踏步走了出来，回去复命。

美士呆若木鸡，半晌不能言语。他还不知娘姨已去，定了定神，说：“姆姆，烦你回去对奶奶说，并不是我欺蒙她，实因我自己有一种难言的苦楚……”说时不听得有人答应，抬头一看，不见娘姨，方知她已去了。不觉懊丧万状，长叹一声，倒在椅子上。心中好生后悔：“第一不该省房钱，理应教那妇人分房居住，不被娘姨看见，也不致惹出这桩祸事。还有自己在东洋时太没脑子，念书不念书还在其次，倘能不时写封信假造些读书用功的言语，哄哄无双，也不致被她衔恨到这般地步。妇人究不及男子开通，只消时常在她面上下些骗工，背后不论你怎样的无法无天，不听她说话，她可一辈子当你是个好人的。如有一桩事被她结毒，就不免永远存在心上，难以撇开。现在她既已结着这几桩怨毒，加以我的秘密又被她看破，若欲挽回，大非容易。不过无双年老色衰，并无可恋。所以令我耿耿不忘的，只有金钱二字。我此时所缺的也是此物。若说美色，老实说，凭我的丰貌，一登舞台，何愁没许多大家艳姬、富室娇娃，向我赠香掷果呢。”

一个人正在呆想，那东洋妇人，已吃罢早膳回来。美士见了她，便觉惹气。暗想：“我很好一注小财，可为你身上耽误了。”那妇人见美士有不悦之色，即忙拖着鞋皮，疾行几步，伏在他椅子靠背上，柔声道：“宝贝，你为甚不快活？”美士不答，那妇人又把双手压在美士肩胛上，重说一句。美士叹了一口气道：“说它怎么！我不快活就为着你。”那妇人惊道：“我又没得罪你，你为何不快活？”美士道：“并不是你得罪我，实因昨天我父派来的朋友你也曾见过他的。回去告诉我父，不料我父为人十分顽固，他说我们中国人不能和外国人攀亲，仍要我与从前那个女子结婚。如我不答应，便不许我进门。你想他们将我由东洋哄到上海，依前强逼我干那不愿意的事，教我惹气不惹气呢？”他说这句话，便是伸一只后脚，想将那妇人赶回东洋，自己好挽一个人到无双处恳求，说已遵从命令，与这妇人拆开，请她顾念前情，重圆旧好之意。那妇人闻言，好似

当顶门浇下一桶冷水。她面上本扑着很白的粉，此时竟由白中泛出青来。两只手也不再搁在美士肩上，不知不觉的缩进袖管里面。摊开一双大袖，哭丧着脸儿说：“这便怎么处？你我再回东洋去罢。”美士摇头道：“这句话谈何容易！回东洋也要盘费。设如你一个人回去，盘缠倒还有限；倘要两个人同走，船钱既加上一倍，而且我到了东洋，那里欠的下处钱，也要向我讨取；将来日用开销，也不能不预先筹备。看来，极少非千金不可，这笔钱务必在我父处出产。但他此时正恨我不听他教训，料他决不肯拿出钱来给我花用，如何是好？”那妇人低头无言。美士又道：“我现在却有一个权宜之法，不过须得难为你一些儿，不知你愿意不愿意。照我看来，与其两个人伏在这里穷饿而死，还不如依我计较办理为妙。”那妇人问是什么计较。美士道：“我想你行李带得太多，内中一大半是用不着的东西，拖来拖去，很为累赘。不如把来卖了，得来的钱，足够你一人回东洋的盘费。你我两人预先约定在东洋某处相会。你先乘船回去，我再托人哄骗我父，说我愿意听他的教训，求他许我回家。到了家里，慢慢的再设法偷他几万银子，乘其不备，乘轮船逃往东洋。和你相会之后，就在东洋成家立业，一辈子永不再回中国，岂不甚美？”他自以为这一片话说得很是圆转，那妇人一定中他之计，只消她一到东洋，就不怕她再来寻我。不意那妇人也颇狡猾，她第一次误落美士的圈套，就是狡猾太甚之故。她在东洋，见美士举动阔绰，相貌出众，像煞富家子弟，故被美士一番鬼话，便满心想由下女资格一跃做一个富家少奶奶，欢欢喜喜倾家跟着他来到上海。继见美士上岸之后，便有些鬼鬼祟祟，似乎怕见人的模样；说话也隐隐约约，游移不定，心中颇为怀疑。那妇人如今听得美士叫她一个人先回东洋，早已估出他是欺骗手段，不觉勃然大怒，厉声道：“你要我先走吗？这却万万不能！你既和我同来了，非得同去不可！我也不指望你哄父亲几万银子。若没盘费，就穷饿在上海亦可。要死两个人同死，要活两个人同活！你父亲容你不容你，我不知道，我只认得你。你答应娶我，我便是你的人。你到

哪里，我也跟你到哪里。你若存坏心想半途丢弃我，我老实先通知你，我是外国人，有领事保护，将来不怕你不偿还我的损失。”美士听了，颇为吃惊，暗说：“了不得！这是国际交涉。如果真个被她小题大做起来，我前案未了，更加上这一案，可准的一辈子不得出头，万万使不得。若拖着她这一个妇人，却又是一生之累。只恨自己不该贪一时之便宜，惹终身之大患。”左右没法，只可赔笑脸道：“好奶奶，你莫误会我的意思。我并不存什么歹意，委实是桩妙法。你既不赞成，就此作废何妨。”说时，又把她两手从袖管中拉出，牢牢握着。那妇人方始一笑。自此美士死心塌地，不敢再存抛弃这妇人的念头。

在旅馆中又住两天，不见无双处有人派来，知道这条脚路已完全断绝，没甚希望。又见存钱一天短似一天，知道再设法，可就要当真穷饿死了。于是想起包打听阿珊教他的法儿，先变易姓名，在法界或是南市登台串戏。这时候上海新剧家愈产愈多，民醒社一处不敷安插，故而法界、南市都有这种不伦不类的新剧社设立着。美士看南市新剧社营业不振，将次闭歇，自己不愿和他们一同坍台。法界的民醒社因男女合演，生意颇为发达。美士打听得其中颇有几个老朋友在彼做戏，便托人向开戏馆的商议，说愿意特别减价，薪水从廉，到他那里试演一月，再定身价。那开戏馆的也知美士演戏却还不劣，不过他这片戏馆，全仗男女合演四字号召，并不在乎做的人好歹。有时弄些糖果玩具作为赠彩，哄骗一班贪小便宜的人前去看戏，目的与别处不同。起初恐美士敲他竹杠，辞却不要，后来闻得薪水随他开发，方始应允。美士大喜，更名胡媚，先行悬牌，又因旅馆中房饭钱太贵，便在法租界借了所一上一下的住宅，和那妇人同居，以便出入。日间在家操作，晚间上台做戏，颇为困苦。他自己以为暂时虽然受些磨难，应了古语：“豪杰生来运不通，沙滩无水困蛟龙。”日后若被我勾搭着一个富家妇女，也可接它两句，叫做：“有朝一日春雷动，得遇风云上九重。”他虽存心如此，无奈那妇人将他管得很严，若欲勾搭别个妇女，颇为困难。

幸亏这民醒社做的戏不伦不类,那班看客也七零八落,上等女客百无一二。美士眼界过高,看来看去,没一个当他意的。倒是后台几个女新剧家,颇有属意美士的。但美士素知这班女剧员各有主顾,若一染指,不免惹动醋海风波,只恐怕连饭碗都保不住。只得安分守己,不敢轻举妄动。所以做了多时戏,竟没有闹出甚么笑话。有班不知底细的人,以为他吃了一遭苦,竟把脾气变好了,可谓皮毛之见,这些都是闲话。

列位看过前书,大约都记得在下从前表过,新戏馆中时髦妇女极多,缘何又说民醒社没有上等女客?内中也有一层缘故。皆因美士鼎盛时代,新剧家如裘天敏、王漫游等,都还未露头角。及至美士遁逃海外,裘、王二人乘时崛起,女界中都当他两个是当年的潘安、卫玠一般,争欲一承色笑。他二人同在民醒社,社中还有激烈派新剧家颜胡为,喜欢在台上骂政府,大为一班伤心国事的士大夫所赞许。潮流所趋,上等男女看客,尽在民醒社一方面。女客既多,裘、王二人更是应接不暇。天敏与媚月阁这件事,现在已弄得天下闻名。这班家世清白、深明大义的妇女,颇惜媚月阁不知自爱,甘入下流。还有些家门不幸、生来淫贱的女子,反羡慕媚月阁有福,得与她们心爱的人儿晨昏相伴。因此更是呈娇献媚,指望天敏将爱媚月阁的爱情,移爱自身。无如抱同一观念的人太多了,天敏不知爱了哪一个好,只可一个也不去应酬,仍和媚月阁一人作为正式的临时夫妇。

在漫游方面,也有一个和天敏之与媚月阁般的正式临时主顾。但其人并不与媚月阁一般身份,却是苏州名门之女,姓韦,小字织娘。男家也是士族。丈夫姓武,名又图,乃是前清科甲中人。书呆子生性懦弱,加以酷爱杯中之物,娶了这位夫人,自知管束她不住,索性由她一个人在外胡闹,自己“闭门推出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吟诗饮酒。常言:“三杯无外事,一醉解千愁”,倒也逍遥自在。更可笑的是,他夫人自与漫游相识之后,也不租公馆,借小房子,就在自己家内相叙。家中虽有又图,全不在她心上。因又图嫌